V
B927
T83

13

昭代明良録卷之十三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胡尚書傳

兵部尚書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寄籍昌化初舉於鄉故事有司給道里費百金世寧以歲饑止受其半弘治六年進士假歸獨不謁鎮守中貴人任德安推官遷南刑曹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國家承平久士安豢養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以廉潔

爲矯以避事爲老成以和光爲忠厚其言論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此以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既而應詔陳言極論外官吏弊畧曰臣聞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于南秋陞副使或參議于北來者則又陞參政或副使于東西吳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于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即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猶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饑

困若見驛馬之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瓦覆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罔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戒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戒而事皆稟命于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荅應一語即俯首至膝名曰揖手而寔屈伏如拜跪矣至于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予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曰候于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方岳之重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班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羣巽數月則有京堂

之陞矣既爲都御史巡撫則曰我姑讓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効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而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賑援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寔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寔心行事者而或差占于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寔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惟聖明留意既而復上疏論邊務十事積三考歷郎署出知廣西太平府太平土官世及轉展輒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國士人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貌狀父兄有故按籍爲請

官于朝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內艱歸土人走送者數萬餽遺載道悉卻不受服闋北上過滄州會流賊攻州世寧入城爲州防守賊不能破去補寶慶知府陞江西按察副使兵備東鄉時群盜抄掠爲饒西患悉設計擒之嘗調征桃源毛坊建昌等處有功又城廣昌城南豐城新城民不被害會寧庶人蓄異謀世寧上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寧王自得衛兵威謀日橫騷擾閭閻鈴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請勅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忌恨賄用事者計欲殺世寧誣爲離間親親逮捕之世寧時已陞福建按察使歸省濠族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發卒襲世寧搜其家世寧間行自投禁獄被掠服無狀復行江西會勘必坐世寧死言官交訟其冤減戍遼東宸濠敗特起世寧戍中爲湖廣按察使尋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嘉靖初疏勸修德講學條上四川事宜乞用人理財增兵將明賞罰在川恩威兼著吏民畏愛陞吏部右侍郎未任外艱去當是時大禮議未決江淮饑人相食世寧疏乞早定大禮語在張孚敬傳中既而聞大禮之議群臣有廷杖死者上疏畧曰陛下踐祚之初臣竊効司馬

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伏見陛下臨
御以來子惠元元洞燭萬幾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
邇因大禮之議聖心赫怒薄示威罰朝野肅然震慄
聖武昭彰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焉蓋君德以仁爲
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者也譬如天地仁則其生成
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若武則雷霆
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物必多而天
威褻矣故仁可過而武不可過武過則殘請自今中
外羣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依律科斷所謂武也若
廷辱之以箠楚則其間或有心實忠良體素怯弱一

時不堪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大爲天地生
成之累矣又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後
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雖執禮一事過誤而
後未必其事事之皆非乞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
照臨于上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
幸也疏下部議言者欲遷顯陵于燕山世寧聞之極
論遷塟利害乞嚴絕僉壬君臣協和惟任賢保民爲
務疏進　上嘉納之嘉靖四年服闋起兵部左侍郎
上備邊二十五事復憂時事獻三經講義大都戒娟
嫉重威柄慎幾微其言重威柄極切閣臣之弊謂我

太祖革去丞相　太宗簡任內閣儒臣咨訪政治彼時內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才猷歷練者爲之不曾驟加高品至于選入翰林者又皆惟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迨　仁宣朝間亦選委六部商量條旨及後　英宗凡選用卿佐必召大臣面議皆稱得人　憲宗以來始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請旨點用此亦虞廷命官詢謀僉同之意也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第一人稱爲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又不知是何年會議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爲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點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干係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戢事優閑者俱是翰林官做吏部要緊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材猷出衆者不許任翰林又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私訛相傳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勢分懸絕若其屬吏不敢抗違至于纂修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祖宗朝選取外官同修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當事者忌之留中大禮成加

俸懇辭進知人官人二十事明年太監趙忠冒陞官
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世寧疏論國家財盡必取于民
民窮必至于變今官賞既濫則祿入不得不增恐有
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度陛下爲祖宗保天下
爲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會言官論世寧啓告密之
漸抗章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進南京工部
尚書尋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部霍韜言其廉直宜
掌憲遂加太子太保仍左都提督團營尋復刑部尚
書頃之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日閱大學衍
義二久任巡撫守令并寬其文法三久任布政使徑
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事三年間專
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以便之
任六布按二司官只于所在衙門陞轉不必南北交
遷七才力不及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
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官宜趲資揀用使之諳練邊事
以備邊方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府州縣宜選用有
精力諳風土者不可槩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二
年五年二次考察黜退官多剛正有爲者宜與養病
休致一體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　上優答之明年
轉兵部力辭至三疏言外處方強內憂日甚天下之

人闇然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
聞方賓于譏耳目所逮劉泰夏彭澤忠力爲國不得
保全其倖免者依阿軟媚坐視養亂者也復援姚崇
李綱故事上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
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謀猷惜人才十事要說
上嘉其忠鯁促令上任議行十事世寧又上言今天
下士習委靡依阿自保之體國之忠在朝惟李承勳
伍文定堪總軍旅而位望已崇難以小冠輕出馬昊
陳九疇皆大受之器而以僉人間斥戍邊副使施儒
楊必進皆邊衆殊才吳澄行近古人皆爲大計所黜

遂謂例不再用夫例非祖宗初法而人材難得自古
明君用才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況邇來大計所
黜皆權奸之所排擯者乎若一黜不錄而忠勤體國
者皆以爲戒所關治忽不小也　上嘉納之勑議甘
肅邊儲世寧上言甘肅米價湧貴寔由壞祖宗籌邊
之法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
升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
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聚所以兵強食足
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
邊賈無用撤棄而歸以致墩臺日頹堡聚日渙遊民

日去邊地日荒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安邊足用惟復鹽法之舊而已　上深然之嘉靖八年土魯番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言願歸哈密城及諸夷使所掠人口以求牙木蘭總督王瓊上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答子守之而其餘部落分置甘肅二州事下部議世寧上言不如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憊中國霍韜議必欲興復哈密世寧又言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畀之兀良哈文皇都縣交阯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阯比兒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强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卽戎反勞中國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窘我財力又言牙木蘭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可鑒內閣張璁力主瓊議安置諸夷于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土魯番以不得牙木蘭竟據哈密逐所置諸夷部落諸夷俱失故土住牧河西

塞上而亦不刺盤窟西海兎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
皆有虜患矣世寧見所議不合求罷遂致仕歸九年
卒于家贈少師謚端敏
雷禮曰直道事人顧不難哉以胡公之忠直稽古
展蘊砥行勵言然自爲推官挺挺特立而擠之散
郎既以是蹶及爲郎強果以狥其職而再擠之惡
郡則又蹶至逆濠怠然於是在位者悚息避禍矣
而公獨首犯之豈其懵于明哲者哉既天悔禍起
躓踣于九死之餘而危言蹇蹇迄不少挫向非聖
明灼知倚任伏而能顯其聲施若此其卓卓難矣

傳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公眞其人也哉
譚希思曰胡公風格峻整貞諒自矢欵欵持論多
所建白其議禮是張桂而立朝殊與牴牾至若建
開留城新河閉關棄哈密二議足稱謀國之后畫
云
童時明曰天下之不治其由於吏弊乎外莫重于
守令而壓於撫按藩臬不得行其志內莫重于宰
相而限以翰林止取供應文字而不由敭歷余竊
有概于斯而胡端敏言之鑿鑿奈之何卒狃于苟
且而無能振勵者

陳都御史傳　附陳寀祭酒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察字原習弘治壬戌進士常熟人初任南昌府推官以治行徵擢監察御史正德初召治臺事宦官劉瑾擅命引妖僧蠱上察率同列痛哭極言之詔繫治罰粟百五十石輸邊始釋瑾既誅死而義子錢寧江彬煽起益甚察疏爭之不得遂移疾歸又九歲起守故官值宸濠反江彬說　上親征因以探南方名勝察抗言此不過一帥任而柰何屈萬乘尊且燕中無六尺可寄撫監不北憂虜內憂蕭墻耶　上不懌切責奪一歲俸出按雲南屏騶從

躬行箐棘間微刺民間得失而按劾墨吏若仇滇中故有銀礦奄人乘勢苛取之察持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挾中貴爲貪橫亂吏治察窮治其黨如律時上無子察疏請建儲不報　世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察還朝上書請篤聖志崇聖德復出按四川請罷鎮守及織造內使內使銜之刺骨其後　上次第有所裁具如察語內艱歸服除再入爲御史而千戶王邦奇事起邦奇以罷任緣　上意誣大學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糾之　上謂爲大臣游說恚甚廷鞫言備五毒察忽大呼曰臣察願代楊言死　上目攝察不

爲動退復奏書極論之　上竟寬楊言獄弗誅營帥
郭勛挾寵爲姦利巨萬察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
上不得已令勛以侯就第未幾遷太僕少卿疏辭
且薦代者太僕于故事不得辭又不當薦代罪謫潮
州府學教授復移信州府通判超拜浙江按察司僉
事晉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歷山東右布政使轉浙
江左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涖任祖王文成公爲治盜賊屏
跡日惟布袍蔬食不知肉味嘗爲子延師官邸命吏
市一鴨卵剖分爲四以二供師以一自啖以一啖二
子贛人至今傳說之居卞何乞骸骨歸祭之弟寰字
元大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時　上方事
遊幸前星未耀適大內災上疏諫畧曰祖宗之制每
日早起祀天拜廟然後視朝凡遇節日忌辰或因事
祭告必躬自行禮　先帝行之十八年始終一節此
陛下所親見何憚而不爲乎前日陛下一許奏事而
庶績百工便皆振作臣願陛下遠遵聖祖垂訓近思
先帝遺言每日早朝畢必宣二三大臣商確政事講
論古今九卿衙門事有未便者俱面加可否陛下試
一爲之不過數月自見其樂列聖朝常有親王在京

寔深謀遠慮今陛下宗藩並遠有識寒心本由逆臣
劉瑾欲孤主勢以成其志耳臣願陛下遠鑒千古近
法列聖擇近屬之賢者取回一人留居府中以輔陛
下候前星既耀椒寢漸繁然後乃還舊封實無不可
慰祖宗在天之靈保社稷萬年之固莫此爲要疏入
三日不報有旨奪俸半年頃之兄察復起用臺中寰
念母獨居懇告歸養嘉靖改元開館修史詔充纂修
官上言請復古史之職又請錄革除死事諸臣　上
初御經筵充講官每進講開陳大道若理亂治忽安
危猶多反覆留意言詞剴切亾何內艱計聞從一牒

束一騾兼程奔歸居喪三年不飲酒不入內室既塟
廬於墓次服闋不衣錦綉已復入史館仍充經筵官
張桂二公方以議禮得寵桂爲同年寰見之曰當時
某在戚中雖不言而心知不可天子聖明異日悔將
無及不投一刺一揖而別見者吐舌桂移書曰勿以
今日稍有異同遂存形迹古人黨禍可鑒也荅曰年
誼友情某非不知君所爲若此何以服人桂滋不悅
寰遂乞外補改南監司業已而察謫潮陽寰以兄年
高遠行不能愁然疏養病歸送兄至廣東界歸泛長
江傲遊湖山意不復出會北司業缺當道交薦詔改

補居亾何有白鵲瑞詞臣獻頌寰執不可在監整刷
教規務以寬得士南祭酒缺近侍薦寰教導有方遂
陞補瀕行進大學講章一册且勸 上講學親賢戒
土木絕齋醮 上嘉納之前後在兩雍日與諸生講
德惟忠孝廉節四教士多所成就居二年助教劉世
龍因南太廟災上疏指斥大臣獲罪併罪及寰遂上
章乞致仕家居亾何察亦致仕歸兄弟鬚眉皓白出
入必俱吳人稱二陳先生葢以方之河南二程子云
瞿景淳曰惟中丞公孝友如程伯子敢言如唐子
方勇決如范景仁潔清如楊伯起論事如陸敬輿
名實在天下公是在史官矣
許穀曰陳大司成公立朝爲純臣居家爲孝子克
恭厥兄尤爲世所稱重師道卓立足以楷模後進
矣
童時明曰陳長公立朝敢言而其所觸忌者爲權
璫寵倖眞所謂嬰逆鱗者乎次公蹇蹇匪躬精忠
建白足媲美焉乃位列要津兄弟並貴而居處飲
食之間有寒畯所不屑者詎謂吳俗奢華寧無士
君子之挺然卓立者耶
李尚書傳

兵部尚書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也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幼精敏長益修勵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陞南京刑部主事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承勛深畧雄才隨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華林賊破瑞州勢甚熾承勛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進戰屢勝華林賊又叛殺憲副承勛奉撫臺檄督兵征勦勦討招降賊黃奇置麾下有智畧任用之或謂勛宜防不測勛察其無他益親信令宿腹中奇感激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候報舉事至期承勛令上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好言慰諭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踰枚登山歷重險上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群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鼓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直前內應降賊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垂夜匿山谷中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磄寨東鄉賊皆平之境內安戢疏請蠲租明年桃源賊起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承勛上方畧謂賊乏食必

掠裴源請以民兵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漸携貳承勛條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堡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湟樹木爲阻固東圍稍寧進俸一級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南臺轉南刑部侍郎進尚書尋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宮保上疏論時政重守令疏畧曰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皆知之顧重之之術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固當久任而州縣之任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拘以九年亦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改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無以妨職業然上有缺員則下必遞選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恤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才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才毋以一眚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有速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吏部重守牧之職而欲公薦天下之賢

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爲州縣正官尤爲親民擇之尤不可不博而精也況京堂之薦舉有限人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于數人不若博求于天下方今撫按於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眞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而論之其僚佐則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於州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潔甘於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則賢否著於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於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寔使各舉所知不限爵之崇卑不拘數之多寡總以聞於知府而明揚焉至於布政按察二司亦莫不各以所知屬官鄉宦爲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加以訪察之嚴參以衆人之舉隨材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願申於知已既受知於君子則凡中人之材猶知自勵而況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乏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爲未也夫守令之於統蒞最重者莫如撫按其參

謁從禮蓋著爲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奉
承爲臧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爲過禮而內
喜喜則頓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諂不瀆者雖知其爲
正而不悅不悅則頓忘其善或者爭一跪伏之末節
而搆成大隙又從而媒孽其短甚至張大無稽之謗
論劾公排考語私醜朝廷見其羅織之詞以爲去之
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無負屈者乎使有道
之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汚故有高飛深逝之想
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
某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之劾遂至如此況吾曹衆

人可不曲意依阿乎至於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
天災之疊至眞知其可憂者誰與眞以爲已憂者誰
與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於此不急改絃而更張
之誠可爲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違
越在上者固不可蔑視國憲而責其過爲承奉在下
者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
政者更隆以殊恩或榮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
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朝廷始不
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
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爲未也今

之守令凡事必申請於監司爲監司者亦樂分其事權否則疑爲輕己怒及而謫隨之矣不但提吏叅官而又盡反其政至於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復關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榜飾以四六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土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及徧閱而後官紛更又告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戾僚屬軍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輕忽之蓋知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爲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

於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啻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爲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靜以觀之分巡分守或於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覆按其寔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太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於是覈其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致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以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事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

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覈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焉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焉臣願　皇上明勑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眞心者而後及之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攸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彈之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缺可乎夫朝廷取舍必公必明天下撫按亦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公必明天下方面有司亦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朝廷者監司之本伏望皇上正身率德以道修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司守令皆得其人王道之成何遠之有尋改兵部兼都御史提督團營惡總兵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八年召掌部事時土魯番歸哈密諸夷總制王瓊議安留諸夷於肅州境內承勛因上言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者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之能我之自治未善耳今稱

歸哈密不過空言相讙所送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爲詞徒以起釁耳今甘肅之安危不在土魯番之強弱而在自治之得失要當以足食固邊爲久計通番納貢爲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以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以理則控制有道體統自尊然兵有深機事難遥度是以閫外之事不從中制令材猷練達如王瓊應總制之任握便宜之權事當應機立決畫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輙生疑可也恐鋒鏑交於原野謀猷決於廊廟不令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瓊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今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爲卑長子帥師之義釋皇上西顧之憂則關陝自固遠夷永服　上然之既而羌戎寇鞏昌承勛言西番爲亦不軌所侵日益内徙若羌狄交通後將益熾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類殺羌百萬費以億萬計内地空虛故勇將取快目下老將動必萬全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事宜一以委瓊上從之瓊且撫且勦西鄙以寧明年甘肅鎮巡請結死刺以間土魯番承勛以爲生事啓釁非中國正大之體不許亾何承勛疏陳兵食弊政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内地足衣糧以卹

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甦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言言切中田州岑猛反芒部沙河又叛河西小王子入寨當是時兵政旁午承勛悉心經理動有成筭又奏裁各省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爲國大蠹衆束手莫敢誰何承勛一旦剪敭朝野稱快騰驤四衛詭冒依附奸欺莫詰承勛奏言宮府一體請官考選清覈內臣言隸兵部如旗手等衛何以稱禁軍往年彰義門破虜東市剿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抗言往歲之事止以權歸奄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中官語塞竟從承勛議九年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承勛承勛條荅邊務言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務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災窘河西苦土魯番亦十赤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奪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宜急繕寨設險斷臂絕踵使賊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爲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恐釀成大患交阯世子流寓老撾異日

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爲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十年議耕桑禮請墾田興水利又議郊禘言傳經術順人心悉見採納　上甚眷注欲用爲吏部會春充正使册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

鄭曉曰公學有原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

童時明曰國家之蠹內莫甚於錦衣外莫甚於守備皆中涓爲之也自李司馬用而其勢絀嘉隆七十年來無汪劉之禍者公有力焉

喻侍郎傳

兵部侍郎喻時字中甫光州人進士授吳江知縣吳江賦甲天下吏胥得爲姦利時嚴勾校爲絜法程衡之賦無後期者民無遠近稱喻青天徵拜御史會虜欲求貢朝議僉謂勿許便時疏曰虜以虛紿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以逆拒之是創彼心也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任耳又上備虜十四事報聞嚴嵩初得幸有墨聲時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獪久之且亂天下疏留中明年出視河東鹽政屬歲旱時禱雨旱弗利民而當饒得

盬或强時毋禱時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忍以吾職易吾民竟應時澍雨歲大稔而盬額亦不虧相嚴日益尊貴時乃移病歸亡何憂居起復出按四川一夕夢若數百人隻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火爲災近千家焚死者不能險時爲之調棺設奠夕復夢來謝如初尋遷應天府丞轉太僕卿俄以僉都督西輔六郡日徂拊循其吏民練兵儲餉選將扼險虜不敢犯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宜進右副都御史督漕運爲四議以請其大指在約束長賦者毋私兌留減存料銀添給運卒行糧改徵脚值詔可著爲令爬搔垢弊殆盡藉羨餘金十萬入之朝時人爲謠曰鼕鼕鼓下長淮真若翁青天來晉督陝西三邊軍務獎率將士出邊鹵首虜百餘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賓兎台吉入寇合三鎮兵徼破之獲首虜伍百又以延綏兵搗虜獲百餘級三上捷進食二品俸久之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應詔上八事所陳嚴補替禁花詭定編派於其政尤切尋改南兵部攝武選軍事進其屬矢天諭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之者中以浮言候別用居三年薦起南京戶部侍郎督留儲條上四事曰明任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詔次

第行之明年以疾卒

王世貞曰余所稱喻公於吳獨詳潁川黃丞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奚啻潁川哉中州龐厚鬱積其人才往往博大任重道遠爲文章深含崛發盖自古記之矣

童時明曰喻司徒之爲政也漕河天下喉咽歲課稱最西陲伏鉞控及萬里入賛樞庭出叅留鑰迎刃而解所至著聲寧非任事之臣耶

劉侍郎傳

南京兵部侍郎劉畿字子京長洲人進士授瑞安令延見長老問民疾苦民情大悅島夷犯黃巖去瑞安且遠畿獨危之亟募丁壯乘城爲守居月餘寇果至亾所得遁去乃條防禦八策上之官著爲令明年挪賊於飛雲江已又殲賊於銅嶺馘其魁寇小定即葺儒學談說經義在邑凡四年以治行徵拜吏科給事中遷工科右給事大朝灾議營建奉勅司監察條八事上之搜剔冗濫查究乾沒所裁省以萬計進通政司叅議仍兼右給事亾何西宮灾復議營建司監察是時嚴分宜孽孫鵠以錦衣指揮來預負其寵佯爲推遜畿直據其上坐鵠大啣之嚴敗始進太僕寺卿

條馬政八事著令遷順天尹豪貴不寒而栗議城張家灣議非十萬金不可幾請以五萬金城而移大官三萬金先之益以勸募調度往來僅四月而城成會所勸募足還三萬金於大官　上大悅特賜白金文綺進都察院副都御史督撫兩浙浙屢中寇幾特嚴賞罰約束文武大吏鹵首虜生獲以千計內地晏如俄礦賊起婺源流刼犯常山幾疏請會直隸江西兵夾討之不待報而發所部兵由衢州分三道入擣俘斬勁賊七百餘悉散歸農前是幾疏上超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總督三省軍務命下而賊已平矣復上五事所稱嚴保甲以靖盜源革冒濫以重名器禁妄派以蘇民困於便宜左切俱報可幾又念民兵召募無已時而衛所軍士高卧弗與征行疏乞合為一軍練之以次減募兵費詔曰可其下閩廣如令尋遷南京兵部侍郎以疾乞歸卒

龐尚鵬曰劉公用兵能以奇勝卓然有名將風平居恂恂一儒生深厚不伐豈與炫才邀賞者等哉

童時明曰劉中丞公之鎮吾浙也金衢間委巷窮谷靡不祠劉總督且加額頟公有後即吾睦亦然蓋礦之為地方害也余髫齔惟此毒而今晏然者

誰力也此可以知公矣

歐陽侍郎傳

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進士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切遷虞衡員外進郎中時有鎮臨清內監假寇警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鐸獨不可曰奈何無事而弄兵邊陲我中土而要鄭鉞夫中土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中貴人不當帥勿聽便乃得罷尋乞便養得南武庫出守延平撤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學宮里社令諸死者毋久匿不葬塟毋張宴毋得爲佛會司禮監蕭閩人也外謬爲恭謹而子弟里居橫暴時强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鐸歸賦於民又正官道界已蕭氏奴殺人立置之法舍人子悉讒之司禮蕭大恨將謀中以法太宰陸完微聞而舉鐸堪劇改調守福州鐸嘆曰彼固有大璫在將置我穽也竟投劾歸部固檄之視事迨至福而鎮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太守能戕蕭公之桑梓寧能戕吾帥耶鐸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且及其客咸徧鐸弗爲市肉肉又不及客尚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鐸陽喜謂諸生尚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若耶趣分肉詣謝尚益不

自得會逕春鐸又削其宴尚愈不能平因謁次庭詰鐸鐸不爲動至出僭誖語鐸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爲是言即上聞得毋不可耶尚遂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爲鐸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若奸私事吏民將爲府君持若錄矣客大懼交關尚以解而鐸益自勵爲苦節寬省刑役絕一切會贄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庾賑尚廉得鐸狀自媿因藩臬諸公以謝三年擢廣東督學副使鄉試預第諸生登榜高下悉如其言廣人以爲神遷雲南叅政召爲光祿卿上六事稽出入搜乾沒爲官節省著爲令陞南副都督操江改撫應天獨以蘇之稅額爲慮乃請於上爲均其額比其最重與最下者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逓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逓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毋人爲子姦巧無所容又令民稅以田出緡錢顧役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吳人內閣顧鼎臣貽鐸書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也然爲百貧家家減十石矣鐸所爲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蘇之田賦著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召吏部右侍郎會　九廟災鐸引衰　上不

懌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明日即束裝就道人謂鐸宜詣內閣謝不則且以爲懟鐸謝曰召弗敢稽去弗敢留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爲恭不知我者以我爲懟遂歸家居二年卒

王世貞曰公自郎署至省臺佐銓柄出入中外所涖以威愛稱爲嘉靖間名臣

童時明曰夫蘇彈丸地耳漕餉天下半額不能減而權衡其輕重者無過於均均之義自周文襄而後莫善於歐陽乎乃久而弊生矣然陰爲輕重之法固可推而行也余故傳之以告治蘇者

梁尚書傳

戶部尚書梁材字大用霸州大城人南京金吾衛籍進士正德初爲杭州守適歲大祲倉無儲而告濟塞銓材慰之曰五日內粟賑汝人皆不省已訪某鄉某家粟若干籍之出示曰各家以半糶而半官給平價以賑饑又皆徧歷身爲之宰大家無苦而饑賴以濟歷雲南按察使時土酋相仇殺屢勤御史奏懼罪將謀兵作亂材曰虜相仇殺其常也而黷貨亦其中法也抵償足矣奈何以中國治治之議下酋大悅親詣軍門受法轉浙江左布政清獄市嚴門禁凡僚幕僕

隸姓名皆以圖牌書記令吏輪遞市物必書其數必
面詔市人抵官受直椽吏皆夕飧於堂上侑以青菜
冬瓜惟一味本衙亦然所服布素澣補常曰秀才讀
書做官不要錢是本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可驕人
端勁亮直城府嶄嶄然不肯爲同嘉靖初累官刑部
侍郎王守仁言其才能素著舉以自代尋進戶部尚
書嘉靖八年　上以言官疏奏命放鷹隼田犬材因
言從田鷹犬既放其保定府安州等處牧馬艸場一
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十九頃宜遣科道官閱視丈
量招民佃種每畝歲徵租銀叁分解納太倉　上從

之既又請命臺諫官監收錢糧仍各令歲終奏上計
簿既又議甘肅孤懸河外轉輸艱難特設蘭州管糧
郎中居亾何兵部侍郎王廷相請行義倉社會法詞
在廷相傳內下部議材上言天下郡縣各置預備倉
豐年則斂歉年則散本以爲民而行者率失初意設
立斗戶收守支放文移往返交盤旁午斗戶負累民
不沾恩凡以屬之於官故也今廷相欲倣古義倉之
法出之於民而藏之於社社立正副每月朔爲會社
正率屬酌有成規蓋以有餘補不足也昔人謂救荒
無善政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行各撫按官體

量行之十四年給事中簡懷理奏革京通諸倉內臣下部議材覆言我朝酌古定制監局供事於內府部分治於外具載祖訓體統截然若京通等倉皆戶部職掌督收則有侍郎郎官巡視則有監察御史綱舉目張萬世無弊宣德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二三正德間陸續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虐害輓卒漕政大壞今宜盡革以復聖祖設官分職之典成陛下正大光明之業　上從之時江南歲歉材奏改折漕糧一百一十五萬石以寬民力尚書顧鼎臣奏乞清理蘇湖等七府田賦材覆議財賦出於東南而蘇湖諸府視他郡尤重田賦定於版籍而欺隱飛詭諸弊在今日尤多遂致細民產去而稅存上戶田多而賦寡害及民生大虧國計宜咨撫按督率守令次第清理十七年尚書六年考滿奉旨致仕明年　上以材清操著聞召復原職加太子少保頃之郭勛恃寵怙法請將缺軍糧銀以濟天壽山工費材以法裁之勛遂劾材違抗罷去尋卒於家隆慶初追贈官謚端肅

沈越曰梁公歷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者前後十年時工作煩興邊費無藝材謹守管籥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靳不與而振起士風屹然自

立砥柱中流無媿古人

童時明曰海剛峯清勁天植不輕與人乃獨亟稱梁司徒其必有所以取之者矣六曹中獨守度支難其人以其財貨淵藪易染指也而梁公以清節臨之豈易得哉惟清知清宜其見稱於海也與

王左都傳

左都御史王廷相河南開封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給事中正德初忤劉瑾調亳州判官瑾誅改監察御史劉六劉七作亂上言禦賊三事一議將權謂宜委之以生殺之權俾士卒知退則必死進或成功一議主將謂宜擇有謀勇者畀之一議兵機謂宜陳兵于黃河之津使不得馳而西分兵以守四路使不得馳而東然後主將率衆以臨之其進退皆窮可不戰而擒矣詔是之未幾言時政忤旨下獄修撰崔銑請執政申救得出外調松江府同知又以忤太監廖堂降贛榆縣丞正德十二年陞四川提學僉事歷任兵部左侍郎嘉靖八年疏奏邇來各省饑饉民皆相食發廩賑之猶恐不足以備之不豫故也宜倣古義倉之法但行之於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者惟宜貯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

爲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讀　高皇帝教民榜文申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奬戒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於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悉聽於民第令登記册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編審之繁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鄉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具焉章下戶部梁材議行之　上亦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乃詔行義倉社會法明年陞南兵部尚書疏奏南京各衛馬快舡隻乃國初置備水軍征進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用乘輿及進貢方物而設自都燕後遂以二船專運宗廟薦新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是以上不廢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弊生管運內官假以規利務求多船以濟己私嘗聞薦新品物高皇帝舊額其制帛香稻龍衣勅軸皆永樂以來額不可省者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後來傳旨取用減者多矣如果物禽鳥非南京所產及北方有之通行可省龍衣綵段既有織染局之歲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次所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衣安得經年即壞若是

尚衣有餘似亦織造當省此則可以會計停止者也
南京竹器論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送則所費不貲
宜會計可備幾年之用量爲停止雲龍膳桌磁漆器
皿及銅錫器物皆堅久可用亦宜量省不必每年供
造尋召爲左都御史疏陳考察差回御史六事言御
史職在除奸革弊伸冤枉激濁揚清及所奏勘合
公文宜如期報按部宜省導從供億撫按貴和按臣
宜遜撫臣違者奏請降調　上嘉之既而給事中曾
忭言團營重務宜令廷臣忠勤者提督因薦廷相乃
奉勑提督團營軍務尋復掌院十四年御史馮恩論
吏部尚書汪鋐過惡　上怒命朝審鋐書情眞應決
廷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難自今
始適恩子行可請以身代廷相上言馮恩應詔陳言
伸此抑彼不當上言大臣德政律且子代父死情亦
可矜乞從末減遂得免死十八年　上欲巡幸承天
躬閱大峪山陵科道諫阻不聽廷相特疏進言聖駕
南巡有謂輦路所經災荒特甚盜賊蜂起恐有犯屬
車之清塵者有謂近邊虜酋日伺邊釁鑾輿遠涉恐
有突至昌平逼京師者有謂扈從軍校內外從官不
下數萬恐費糧草供應不貲者然患猶在外處置得

宜可保無事臣之所慮則皇上玉體時間不快登歷長途衝冒風霜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違和誰其任焉且巡幸一事所關甚大居中可以制外機權由已處外必假托付機權屬人況勞人動衆加以苦急無聊患起不虞理勢或有臣請當事者自行必能辦事所供賞賜留爲修建之用不惟免皇上遠行之勞且大事易襄意外無變一舉三得伏望財叅時　上孝思深篤南行之意已決雖知其忠不及用也明年雷震奉天殿戒諭群臣廷相應詔自陳上言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覆臣觀今日士風臣節知災異所由來昔在先朝蓋有賂者猶百金稱多而今累千鉅萬以爲常蓋有貪者猶宵行畏人而今明目張膽曾不忌大臣貪濁而安處則小臣倣効京官貪濁而無患則外官鼓動干和召災率由斯致臣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乞賜罷黜以儆有位不允二十年以詿誤削籍卒于家隆慶初追贈兵部尚書謚肅敏

譚希思曰王公氣象頹亢時不能撓居臺諫敢言贊理留都職舉弊絕綰院章風表百僚凛抑奔競有要地衆越禮趨之獨不往睨爲羣小所慍見黜

足稱剛直大臣矣

童時明曰紫陽社倉法王道之一端也而王公之義會其亦是意與救荒善俗莫良於此乃今之司民社者保甲鄉約閒亦行之率務虛文耳有加意民瘼者乎則義倉社會法具在已

劉尚書傳

工部尚書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弘治朝進士觀政工部會有劾皇親張延齡下獄者麟輙上書論救之以此知名正德初歷官紹興府知府以嘗忤劉瑾除名瑾敗起知西安府嘉靖初以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三年疏乞休致 上以麟有才堅不允既而麟言天津三衛所增地畝多瀉鹵磽确不足以辦籽粒請皆罷免得減三之二民困少蘇尋遷刑部右侍郎轉工部尚書嘉靖八年請裁革易州柴炭廠內官專選部屬官一員主之原設總理侍郎改爲提督處之京師使兼領一應廠局修造報可時工作煩興麟深以爲慮因請更名工部大庫曰節慎庫明年以諫織造忤旨致仕歸居頃之顯陵宮殿雨漏追論事在麟時落職閒住居浙之長興餘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嘉靖四十年夏四月卒年八十七追

謚清惠

沈越曰劉公恂恂長者言事曾不出口其自守介然而不爲畛域人以是尤敬之

童時明曰劉司空耿耿大節屢折不回以外官而抗權璫在事任而批鱗逆有臣若此眞爲國爲民者哉

朱都御史傳

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直隸沙河縣人也弘治末進士初以監察御史巡鹽河東正德朝嬖人錢寧者市鹽裳執弗與已出按山東則先裳巡按者王相爲內官丘鑑誣奏繫詔獄裳上書力救詞極剴切并劾鑑不法數十事相得不死嘉靖初綜覈吏治舉天下治行卓異者方五人而裳第一詔錫宴禮褒異之歷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嘉靖十三年條陳治河二事一塞黃河之口以開運河夫黃河之當濬者有三大支孫家渡趙皮寨梁靖口是也一支開則河流可去其七其三分自梁靖口迤東由漁臺入運河謂之坌口冬春水涸之時計坌口半月可塞塞則黃河之水不至其間穀亭鎮迤南延袤二百餘里閘道壅淤者可以及時疏濬矣一借黃河之水以資運

河夫黃河自穀亭鎮轉入河順流而南二日即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即抵穀亭河之利莫大於此但河流有北趨之勢或由漁臺金鄉濟寧漫衍而至安平鎮則運河隄岸爲之衝決或三支之水一有壅滯則穀亭迤南運河亦難保其不衝決也二者非繕築堤圩增其高厚憂且不細臣以爲塞河口者事奇而險借河流者事平而易請下廷臣議疏入詔蒙相度處置毋推奸避難以貽後患於是蒙復言黃河自古爲患惟我朝借之以濟運渠之利故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導之北以順夫就下之性今也導之南以避其衝決之虞臣等考求其策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夏禹治水自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大陸而下播爲九河蓋河之流分則其勢自平也況今漕渠窄隘洪閘未捍全河入運勢自不容弘治以前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四支分流近年俱已湮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武城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竊討今日河患未可以力勝要在分其流以殺其勢耳今梁靖口趙皮寨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

睢州野雞間淤正河五十餘里漫于平地注入渦河所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而于睢州張見口起築長堤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洪溢仍時疏梁口下流且挑儀封于莊村月河入之達于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其北岸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縣歷年築堤以防東北入海守護甚嚴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所宜亟爲修築兼添築長堤以禦奔潰及照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移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議者欲塞全河之口以安運河然以臣等計之其可虞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縱使塞之其勢既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黃陵岡李居莊等處不能無患兼恐橫決北岸二也決口既塞徐州迤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淤三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洩之以壩自武城縣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一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武城之患此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其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形高去河遠無

可慮者而祖陵東西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滲浸今宜于祖陵築土堤以遏泛溢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防衝決此則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者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河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阻滯糧運今宜濬使深廣而又築隄以防外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等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滙入于淮水勢已非其舊而澗河馬邏港及海口諸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雍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河多置龍爪

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曰借以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一旦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至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滙于汶河修築南旺湖堤閘壩以通蓄洩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他日岔河之口塞亦非所慮矣疏上得旨允行十四年冬運河工成賜勑獎勵仍督河道十八年夏五月卒賜祭葬如例

譚希思曰朱公天性峻直有清操歷官二十年攻苦食淡常若寒素有先名臣之風焉

童時明曰昔人有言黃河之患與北虜同防河如

防虜詳哉其言之也故國朝總理河道與總制邊鎮者其功相等余因讀朱公奏議而重有感也何也議所謂固之以石者確論也葢墻垣固則虜可禦隄岸固則河可禦也運道所資于河者徐州一帶爲要而州治之山巨石纍纍矣不可採之以築隄乎即卲以下稍遠獨不可載之以舟乎累年疏濬工費無筭移之以巨大勞而未逸矣當事者奈何不討及此也

熊尚書傳

吏部尚書熊浹者字悅之南昌人正德進士初爲禮科給事中嘉靖初奉勑查盤四川錢粮時大禮議起浹疏言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社大計特請慈壽皇太后迎立陛下先時未嘗育之宮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興獻王固陛下之父不得以濮王爲比而陛下之繼武宗自祖謂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爲後而以繼嗣爲名則陛下直繼武宗爲之後乎抑追繼孝宗爲之後乎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爲之後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武宗而重爲之後無二可者也且興獻王母妃無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

叔之疎屬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夫禮以義起政由時異今殊爵顯賞加於藩邸舊人不爲過越而使至尊至親獨蒙舊號虛皇儀而不展此臣所謂舛也愚以爲興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廟而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爲太后如慈壽之例庶繼統之義報本之恩並行不悖疏入命下所司知之是禮也張璁創言之霍韜繼之然與內閣楊廷和忤乃出爲按察司僉事大禮議定改大理寺丞預修大明會典陞左都御史掌院事議論常依平恕嘉靖二十三年轉吏部尚書守正不阿時　上信尚仙箕浹抗疏諫止　上不懌以疏示輔臣謂大臣不能將順意在沽名輔臣言浹非阻訕蓋以仙箕之降民間多有恐後不驗有負皇上崇尚之意耳　上以爲强辨及與方士陶仲文恩廕浹又上疏力闢異端留中不報第屢以他事督過奪俸者再浹不自安稱疾乞休　上怒令錦衣官校監送原籍爲民庸調勿復時二十四年十一月也家居十年卒隆慶初錄言事得罪諸臣吏部尚書楊博言熊浹諫止仙箕無罪蒙黜其風節忠義爲世共

仰所宜卹錄於是贈少保賜祭葬謚恭肅

沈越曰熊太宰少有志節議論侃侃恬於勢利有古大臣之風

童時明曰嘉靖初以議禮起家者皆驟致貴顯然皆附和永嘉以成議論而熊南昌時方在蜀無所指授正其所謂侃侃者也乃　帝方事玄修崇尚道術公一無阿狥也庶幾以道事君者哉

毛尚書傳

兵部尚書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授紹興府推官紹故多訟有司務懲以嚴民乃益嚚伯温獨爲平易諸所推鞫反覆辯証使各服其辜郡人呼爲青天訟必求詰以決由是聲稱籍甚攝署常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効罷左布政之以賄遷者釐正賦額歲省民財萬餘丙子按河南戒諸司不得與民爲市籍凡賦役令各以丁若稅爲差吏相視不能以意爲高下奸民有挾鎮守中官爲奸利者捕治之走匿中官所使人謂曰不來吾且併劾匿者即出就獄戊寅按湖廣洞庭湖寇數剽掠郡邑而水陸之邏卒以畫地相諉莫肯捕請移守備駐岳州兼督之寇乃漸戢己卯寧庶人反檄兵斷

上游獲逆黨若干人湖廣多親藩其軍役率怙恃爲暴一繩以法摘奸鉤隱莫有遁情　世宗入嗣大統劾奏司禮太監蕭敬韋霦黨前太監張銳張忠冀脫其死請併戮以謝天下銳忠竟抵法遷大理寺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辛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罷衙前兵三百人歸其營修漢壩唐壩瀦河水漑民田若干頃大獄起以常佐大理當連坐上疏留者三十餘人戊子例罷歸壬辰召巡撫山西未行改薊州未上召還院遷右副都御史河南之宗室有與巡按御史相訐奏者意伯溫右御史語侵之時宰素嗾其不遜已因罷去丙申議征安南時居父憂詔起復爲右都御史辭不允丁酉夏禫除乃就道至則上方畧曰正名用兵用人理財明賞罰一事體會兵不果出奏寢改協理院事冬作永陵遷工部尚書提督工役始爲八輪車致石他所經畫勞半而功倍者事多類此戊戌復議征安南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條上五事曰均管轄處錢粮具官屬破常格懸重賞兵復不果出復協理院事已亥駕幸承天敕總理山西宣大三關軍務賜大紅金彩飛魚衣錦袋銀瓢刀箸各一初大同巡撫張文錦令參將賈鑑以兵萬人

築五堡鑑不能拊揞其衆爲所殺後遂無敢言堡事者伯温嘆曰昔之生變由所任非人非建議謬也即故鎮川堡之東增築堡曰鎮邊又即弘賜之西增堡曰鎮虜曰鎮河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用之租使耕以自給設一叅將領五指揮守之五堡錯峙聲援易及虜遂不敢輕入以窺大同夏五月還院　莊敬太子將出閤詔選宮僚加太子賓客仍理院事秋　世宗決策南征命督諸師得便宜行事是時議者率謂宜誅莫登庸擇立黎氏後又或謂宜取其地郡縣之皆不應比至廣州集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令自兩廣及雲南各分三道以入九月攻南寧登庸懼來言黎氏久無後願歸欽州四尚進文武吏士告之曰安南故陳氏地也登庸得之於黎視黎得之於陳等耳而歲民之生爭昔祖宗所棄地不可謂仁竭中國之力以爲外夷報仇不可謂智聖天子方全覆宇内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吾體上德意奉便宜而行之職也遂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夷關至期築壇設黃屋登庸率其屬徒跣繫頸北面匍伏奉表降遣臣文明請命闕下伯温爲具言其然詔

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而進伯温太子太保加
賜銀幣即以其日班師還掌院事壬寅至京師奏時
弊所當釐革者大畧以爲近世刑獄任情民多寃死
官司上下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剥文爲供張鈎取
機利而御史不能辯奸僞日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
漸不可返請一一覺察如制詔報可會遼東巡按御
史縱左右受賕劾去之臺中盡悚都城故無郭疏請
爲之不報後十年竟郭於郊之南冬改掌兵部疾邊
帥盜官餉又時假科條沒入其卒衣糧賂貴要以規
進取首檄五城調其持賂入都者置諸法邊帥相戒
不敢復踵故所爲團營軍耗不及額時議召募補之
伯温言京師募兵徒得賈豎遊民無益于用宜止召
募而嚴簡閱又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大寬請自
今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督撫得斬首以徇總帥則
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爲師温於用人虛已延
訪務當其才遇有請兵疏至即發孤障遠戍咸恃無
恐錦衣官校多勲戚中貴子弟恃勢干寵名實不可
究温毅然請汰去之由是怨讟日起甲辰冬順天巡
撫都御史朱方以剿保閒無虜警請罷戍兵未幾虜
犯大同方得罪併伯温罷爲民居家卒萬曆初臺諫

言伯温有勞于邊詔復官

童時明曰余觀毛公入仕三十七年始爲名御史老爲名卿而安南之師爲功尤偉其宋之韓唐之裴流亞耶聞卒之日朝士大夫及鄉父老子弟無不嗟惋泣下者嗚呼其可謂大丈夫矣

唐尚書傳

吏部尚書唐龍字虞佐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初知鄞城縣有惠政陞監察御史巡按江西宸濠既平南昌方殘破龍加意撫綏奏言鎮守太監供應歲該銀五萬兩奉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二三千兩而至于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誅求殆盡況值災旱豈堪擾激昔太祖初定天下百僚皆備獨不設鎮守太監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嗣後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民財耗蠹海內多事

孝宗末年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不幸上賓至今天下以爲恨伏望陛下斷自宸衷詢內閣及九卿科道會議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撫按三司總理及將燒造太監永遠查革磁罷行

令饒州府造解自可足用不報又疏言江西巨室置買田產遇造冊賄里書則有飛洒見在人戶者名爲活洒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揑作寄庄者在冊不過紙上之霜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畸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差無所歸者但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明年巡按雲南綽有風度時佞臣錢寧用事寧雲南臨安人席勢肆雲貴官鬻獄苟有所授莫敢弗應金齒叅將盧和爲其義父挾讐煅死四平人强奪生員妻擬斬已定寧乃爲之奏辨勘脫承差致書龍堂裂其書而力制其案和竟伏辜土司鳳朝明以被論訐不得承襲行十數萬賂寧爲之熏言龍駁還原案客有爲朝明作說者曰鳳家持萬金半年不得入臺長眞難得龍正色曰卽十萬亦一芥耳此言何爲至於我其人媿汗去寧仍冒爲通把呈詞舉保內批襲知府部檄

行查龍列朝明罪惡執奏朝明遂降土舍久之臺聲益著歷督學副使陞都御史總漕擢吏部左侍郎嘉靖十年議復劉基後得襲封既而邊報旁午廷揀大臣總制難其人咸推龍才能乃以龍兼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至鎮請發太倉銀更築邊墻修理鋪舍進南京兵部尚書兼總制三邊關中饑龍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用梁震王効劉文諸名將敗虜于鎮遠又敗虜于嚮水共計斬首七百有奇十四年奏請預處土魯番入貢事宜明年召為刑部尚書謹身殿災疏乞赦有言事得罪諸臣馮恩楊慎等不報十七年以母老乞休上嘉其孝誼准終養居亾何召為兵部尚書二十四年改吏部掌銓兼論資望殊勞異能雖遠必擢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舉廢皆當尤好獎拔後進人有善譽之不置仕路肅清善類奮起明年六月文選郎高簡詿誤得罪龍三疏乞休　上以為稱老忘君削籍為民出都門遂卒久之詔復原官贈少保謚文襄

沈越曰唐公性踈爽有文學經畧關中大著勞績一時稱為才臣

童時明曰余束髮受書即知唐漁石先生慷慨負大畧既觀其行事乃勲猶才望卓哉不可及也氣足以有執識足以通微而毅然山立猝難搖動眞古大臣哉

屠左都傳

左都御史屠僑字安卿蘄縣人正德辛未進士試江西道監察御史內艱歸服闋授貴州道按居庸等關當是時承平久人溺宴嬉僑獨孜孜繕治城堡障隧爲捍禦計巡撫臧鳳兵備舒晟謂其過嚴好名僑曰諸關國之北門司鑰者夙夜寅畏猶懼有失乃縱其懈弛乎邊墻以塞諸口林木以厚險固日消月損一旦有急將何以扼虜僑非敢過嚴好名或者公等過怠無實心爲國耶臧舒語塞拜手曰公眞御史也

武宗命擒生虎使者日再至抗疏曰此惡獸也欲生致之必有攖其爪牙者陛下忍不惜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以人主而玩逸才之獸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事遂止明年奉命按江西寧藩陰使所厚鎮守畢眞齎重裝道餽責其使都之及至與巡撫孫燧深相結擬剪其黨與會有父喪去世廟初起復首疏請日視朝慷慨思見其奇爲主

爵者所忌陽謂人曰保定三輔重地非屠御史往治不可遂遷保定知府至任剗削積弊擒巨惡都指揮白璽斬之以折總兵陳瑾勢爲瑾所中調延平踰年擢山西叅政尋擢山東按察使已又擢廣東右布政使福建左使所至咸有能聲尤以廉著爲郡與左使時入覲不持一物諸所轄吏無敢取行貲者遷光祿大理二卿嘉靖戊戌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以災免又明年用薦者言起爲左侍郎久之拜南京刑部尚書丁未調刑部未幾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載考績加太子太保掌院益以風裁自持疏差御史指付必堪其事還考察功實不苟應文諸御史兢兢嚴憚無敢犯者嘉靖三十四年卒贈少保謚簡肅

童時明曰余以弱冠如蘄江蘄人士稱鄉先達蓋無不人人稱屠簡肅公也及寅交公之孫本治益知公詳公自御史起家至爲都御史始終一節未嘗俯仰於時平居提挈綱維臨事決疑屹然嶽立苟係國體以身當之是可以爲憲臣者法矣

又按公之左轄閩也適浮屠灾公至寺禱索拜簟從者倉皇以雨衣籍地公三拜遽止火亦尋滅浮屠銅頂墮地有鐫語云土田三變今古同時屠人

握闔雨衣三拜夫倉卒之事亦出前定斯已異矣
及歲乙卯元日重霧木盡氷史占主大臣災而公
以是日感疾浹旬而逝嗚呼公眞所謂大臣而上
通於天者歟

胡尚書傳

工部尚書胡松字茂卿績溪人滁州軍籍正德辛未進
士授嘉興府推官甫至月餘巡按顧守訊諜獄囚大
小云何守錯愕不知所對松從旁代對甚悉御史大
奇之有所按部輒挾松往松以平反無害佐御史威
惠稱召入拜江西道御史疏論臨清皇店勑中貴緹

帥不當以嬖倖牟民利不報出按山東益矯矯持風
裁嘉靖四年桂萼以言禮驟賢惡楊廷和假邊事薦
廷和故所戍王瓊爲陝帥松極疏論瓊併侵桂忤旨
下遷廣州府推官御史程啓充周在論解杖闕下王
瓊繼桂拜太宰人或謂松且無往松曰逐臣敢後計
耶单車趣之任有守璫據民荔枝園者松奪還民璫
退縮曰是強項推不難宰臣而難我謹避之耳尋移
廣信府同知進福建按察僉事改布政司參議分守
泉州泉故有院以居癘疾者其地重勢家欲得之請
於朝移院城外島松獨持不可曰縣官念此曹且死

衣廩之卒移島絶遠立斃爲人臣不能明上生德何居遂寢亾何以河南按察副使餙兵大名嘉靖二十年虜犯興嵐縣深入至石州松疏陳邊方事宜一懲苟玩謂虜自去秋寇掠興嵐之後即傳箭調集諸部期于深犯大同鎮巡當稔聞之乃不預扃方畧併力捍禦待其擁兵壓境始以求貢上聞矧又還其間諜絶不設備且陰納賄遺令勿踐已地葢緣都御史史道日與還拜汲汲思去而總兵官王陞等又欲僥倖苟免嫁禍于人致賊敢于深入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乞將各鎮巡官械繫來京置諸重典以風勵諸鎮一修障塞謂今日禦虜之策莫急於修邊今議者每以財用不足爲解臣聞通德臨清諸倉寔有數年之積若有司能勿泥故常以明年諸倉漕粮盡令折銀并其搬剥簸耗與漕官衛卒行粮之費率每石可得銀八九錢再出太僕馬價或捐光禄歲供或議開納事例或扣捐中外百官俸廩期于辦此而後已乞勑該鎮撫臣西自黄河偏頭關起東至平虜鴈門一帶止親請相度其處係要緊其處係稍緩次第修舉一懷携貳大同士卒自叛後法又不行乞明賜詔諭具言閫帥撫養不至芻餉不給又不以時奏故朝廷

不及悉聞自今當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
墻堡以安爾室家爾等當如爾祖父其効忠勇若能
殺賊則高官大爵不令斬卽不幸死亦必重加卹典
褒令忠魂其或不盡心拏戮不赦其被虜驅脅或私
自逃往者許令歸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其自用仍
給銀五兩或三兩以爲牛種之費予之曠地優復數
年撫馭訓閱之配以征騎皆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
使爲賊用哉一愼選授大同鎭巡官宜愼選其人毋
拘資格毋避貴近毋違微遠要在得人又必假其便
宜豐其祿入使得收募死士豢養家丁而又久其秩
任期非十餘年不得調夫既知不可驟陟必不敢爲
苟且旦夕之計以希遷轉必且以其地與事重爲已
責而親愛其下若夫選授既定務寬其文法自非大
干紀憲言官毋妄行糾論以壞其成一廣間諜令山
西郡縣詰得虜諜前後數十人他鎭稱是故備得中
國虛實臣愚欲厚養死士詐充投降始得親幸得間
則斬其名王酋長與用事之人不得間亦採聽諸部
強弱虛實而陰爲之備又虜貪而好利吾誠不愛金
繒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牧亦不刺遺種與之
善地以曳其右使首尾牽制內相狠顧不然則下黃

榜於大同諸路但有能斬吉囊俺荅猛毒兒之首與爵都督仍賞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爲指揮以下官秩使自相猜疑互爲屠剪一嚴備禦虜知我虛實漸啚深入不一懲創勢必難禦宜申飭內外任事者嚴爲之備而又勅下山東河南諸郡教練民壯繕城修械俾知我有備逆折其陰謀特設逸材一科令所在撫按收召膂力驍雄計慮深遠者許得自薦試實則諒給廩食使訓練鄉兵効則給以冠帶漸階流品如材堪大受即授以閫將一枝屯戍山西河南歲發班軍數千人戍大同大率撥充私用及修築諸役並無執戈履行陣者加以粮餉不繼往往客死乞令大同鎮巡召募土著抵補戍卒而扣足兩省輪戍之粮以給其食疏上兵部覆議詔准行既而虜退松復條上邊事且言虜猶狗豕然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亟朴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敢遠引論近事正統中也先入寇賴清風店一戰而勝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以有懲也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中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凜凜然常若百萬之敵壓於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

大願　上覽疏拊髀嘆以爲忠命加官以旌之當路者顧嘻吠以爲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欲頓蹙敗之擢山西參政三關備用自行已策參政非憲職又不予以兵柄居數月竟以不効罷已復改雲南參政轉貴州按察使廣東布政使晉拜副都御史督理河道已總督漕運疏罷淮安鳳陽二墨守守行千金中貴人居間松不爲動入爲戶部侍郎提督太倉拜工部尚書當是時嚴嵩方重用事而伊王恣欲拓其洛陽邸計直且十萬金以其二賄嚴業已許之松疏謂非祖宗制且時詘勿許便嵩不能奪虜大入寇大將他鑾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移其衆京師移武庫仗於營以便給調松謂邊兵外也而內武庫仗內也而外甚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執弗許松坐是念部事日益棘而二憾無已時禍且叵測惴惴成疾對客立忽仆乃上疏乞歸骨詔許之家居二十年卒時隆慶六年也年八十有三

譚希思曰胡公絜已好修富於經術容貌儼然望之者知其爲正人莊士也其蘊籍春容皭然不染於俗有大雅風焉

童時明曰胡公一論劾太宰再左權相抑悍王折

倖候幾身殉者數矣而卒不廢此豈亦天幸哉乃其目擊時事心懷康濟誠可以用世者乎奈之何徒托之空言也拊髀思頗牧自古嘆之矣

聶尚書傳

兵部尚書聶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華亭知縣立法行政自其身始發諸奸欺籍所侵盜金萬六千用代逋賦濬塘港三萬丈有奇復塘之廢者萬二千丈民以不苦水逃亾來歸者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建名宦鄉賢祠闢射圃日進諸生與之論學且說本於易所謂寂感而證之以忠和證之以孝弟又證之以古聖賢可以成己成物守約而施博者乙酉徵拜御史劾奏司禮太監張佐違詔牧補工匠禮書席書不當乞留其弟於翰林直聲頓起戊子巡按福建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追論延平守賊濫黜之擒寇鄭新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二業合一論以示學者人謂眞御史而不得於權貴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至則治之如華亭而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率教踰年丁內外艱服除臥不出南北臺諫交章薦之辛丑冬以虜頻歲寇山西召知平陽豹

曰國方有恙吾不可以不赴旣至嘆曰是其民饒於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及釋其罪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灵石諸關監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士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功聞　世宗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擢陝西按察副使會當計群吏忌者誣豹於罰金有所乾沒竄名拾遺疏中詔巡按御史查勘又有謗於時宰者時宰怒逮繫錦衣詔巡按御史覆覈未幾時宰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而豹與相對無怨尤色時宰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永豐

庚戌虜犯京師　世宗念豹功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遼軍務尋遷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數與俺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納虜豹疏陳禦虜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密伺隙中傷旣數月無所得乃已壬子遷兵部尚書首奏修邊墻建關監慎選將士預處芻粮分屯重兵以控要害尤拒絕請託動循法例一時聲望赫然已又奏城南關遣少寧虞坡楊公經畧薊州邊務罷易州通州昌平三都御史冬虜犯紫荊關豹遣邊兵乘其情擊之斬首四百餘級

加太子少保甲寅虜攻薊州凡六晝夜不能入加太子少傅倭奴寇蘇松奏設總兵官於金山設把總於南滙淞江劉家河鎮江及淮之鹽城俱畫地以爲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視師朱隆禧請差田賦開市舶時宰主其議譽之於　世宗豹批奏以爲不可詔降俸二級群小乘是毀謗遂以老疾致仕卒萬曆初贈少保謚貞襄

童時明曰自聖學既喪異端競起俗儒禪伯其失一耳公學宗陽明先生其言曰感有萬體則寂常寂感常感妙不測是謂良知非外索養寂應萬事畢其卓識高見如此宜其發爲勛業炳炳烺烺武功文教相輝赫也

王總督傳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江寧人進士初爲河南道御史條上禦災要務一明聖學一信詔令一防矯僞一公爵賞嘉靖三年巡撫福建福民多通番致亂以旂奏言濱海民每因夷人進貢交通誘引以貽患地方今宜嚴定律例凡番夷貢船官未報視而先迎販私貨者如私販蘇木胡椒千斤以上例交結番夷互市稱貸納財搆釁及教誘爲亂者如川廣雲貴陝

西例私代番夷收買禁物者如會同館內外居民例攬造違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如私將應禁軍器出境因而泄事例各論罪怙惡不悛者併徙其家　上從之仍通行浙江廣東一體榜諭尋陞太僕寺少卿歷任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嘉靖十八年以修邊功廕一子尋進兵部右侍郎二十年奉勑督濬運河一錢不私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又相地形引水塹築土壩河流時滙漕船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有水櫃四勢豪浸沒獻德即藉灌溉爲私利以旁上言水櫃以備畜洩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遂任怨力復水櫃迄今賴之山東河南兩巡按上言黃河俱已疏通粮運無阻　上悅詔加以旁俸一級巡何陞南京右都御史掌憲以旁以處父母之邦持重法乃務屏騶從清庶獄出入稍簡每謂諸子曰昔張堪入里門必步可取爲法也後以病瘍疏辭解任溫旨勉留尋瘍亦瘥復召入爲工部尚書又改兵部嘉靖二十七年總督曾銑議復河套語在銑傳中事下兵部以旁謂套誠當復第區處當預定乃列復套事宜十餘條以上會嚴嵩欲陷夏言以及銑銑得罪　上以以旁

嘗預議乃命兼僉都御史代銑防禦至鎮修築邊垣次第完工頃之套虜自西海還掠鎮羌永昌等處以旂督參將蔡勳遊擊馬宗援等三戰三捷前後斬虜首一百四十餘級獲馬畜夷器無筭詔廕以旂一子仍賞銀幣勅獎二十九年增設清水高家清平三堡等處守備官各一人募兵各滿千人戍之仍以黃甫川木瓜園孤山三堡隸清水以建安清水二堡隸高平以龍州威武懷遠三堡隸清平而清水營守備屬東路參將管轄人甚便之既而奉詔經理延寧馬市防範周密邊關不擾涉秋及冬三邊絕警詔賜以旂又以修築蘭州邊垣賜銀幣三十二年三月卒於官贈太保謚襄敏以旂爲總督在鎮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後禦虜斬首以千計其所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及卒號泣罷市

童時明曰王公以晚年出禦邊而得民心若是深也非有恩威固結而能然哉可以爲邊臣法矣

趙都御史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時春字景仁平京人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選疏請禁諛佞以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

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旣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春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剛直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即狼居胥不足封也時習騎射談甲兵自以邊備不修爲大戚及再入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　世宗用徐階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門諸關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謫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擢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淶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春官聽調春讀書日能記萬餘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筭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不爽所爲文若詩豪巖橫肆如司馬子長李太白而卒澤于仁義道德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

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初春以歲飢出粟數千爲賑詔授春兄子守正指揮僉事

童時明曰趙公負破虜之志而竟不克遂豈虜固未當滅耶何難于用也龍興而雲弗從伯樂與驥幸相值而不克收以爲功世方貴劒術而干將鏌鋣曾不與鉛刀並庸嗚呼其殆有數然耶

張侍郎傳

提督湖廣川貴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張岳字維喬惠安人弱冠試於鄉所對策書紙背盡滿主司大奇之擢置第一舉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武宗寢疾豹房獨宦者數人侍岳疏請大臣臺諫朝夕起居不報既而上將南巡復疏切諫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世宗即位復召爲行人尋擢南武選員外祠祭郎中丁祖母憂補主客出爲廣西提學僉事以忤執政貶廣東提舉起知廉州始教民田而嚴盜珠之禁滿三載擢浙江提學副使尋擢布政司參政朝方有事安南調廣東至則莫登庸已款關乞降岳爲督府畫所以受降之策甚備安南平詔賜金幣是年秋督府檄征崖黎涉海南攻羅活抱萬抱宥請洞破之再賜金幣嘉靖二十一年擢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改

江西二十四年晉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先是湖貴之間諸苗騷叛總督萬鏜討之不免乃議招撫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苗未靖鏜遂奏苗平班師未幾龍許保吳黑苗復倡亂焚刼州縣兩省無寧日朝廷議推總督難其人咸謂岳有才畧乃以岳總督湖廣川貴岳至鎮上言貴州諸苗旋撫旋叛湖苗因之二心若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固因條列會兵討苗諸事宜詔進岳右都御史時岳開府辰州控制兩省議者多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守之使不出掠可也岳力言撫守皆非長久之策必大剿以兵然後撫守可固貴州巡撫李義壯受萬鏜指堅持撫議岳劾義壯不受節制弗肯協謀討賊詔削義壯籍頃之苗陷印江縣寇石阡府貴州震動事聞上降詔切責岳岳復疏曰湟中之議初亦譁於衆口伐蔡之役功必成於獨斷於是始克集三省兵一意進剿其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塞黨比龍許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進討叅將石邦憲有勇畧任銅仁防禦邦憲先所規畫悉當岳意時以印江失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

留用領兵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深入山峒屢破苗寇計各哨擒斬俘獲共二千餘人從首有名者五十人生擒龍許保妖女妻妾餘賊走匿林箐餓凍死者無筭巢穴焚燬窖藏米穀燒掘無遺諸卒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岳行查督具疏以聞因撤所徵兵歸鎮止留石邦憲搜捕餘黨而龍許保寔未獲既而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刼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寔陰主之思州城陷執知府去石邦憲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擒斬數十人奪知府歸諸苗遁入林箐岳乃檄來保二宣慰及酉陽宣府會兵

討助逆者其酉陽助刼思州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先是指揮田應朝私通苗蔣鏜用爲巡捕因之撫苗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橫恣有司浸不能制及官兵進討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謾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謫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於獄應朝懼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嫉侈之其族

人亦不直也乃托永順宣慰投見於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邦憲懸賞購之邦憲密遣使入塞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獐吳且逞等窺許保至龍田寨姻家吊喪誘至別塞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奏誅之仍嚴督捕黑苗時苗事已定惟黑苗未能擒岳不復用兵惟以賞購而黑苗方懲許保乃竄匿深山無所踪跡於是諸司會呈苗情皆不言及黑苗岳謂自苗事以來辛勤數年功已八九而終之以

潦草塞責可乎且黑苗不捕終不了也急督之而貴州巡撫任轍乃言不當以一酋故而稽成功欲罷無捕岳以黑苗年方三十力兼數人舍之不誅它日必為邊患力持不可因詢知其因捕急故深自匿岳乃故緩其令凡諸所繫親黨盡為釋去而密督諸土官索之及廉得其匿所遣兵陰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乃賞至軍門驗寔岳始以竣事奏聞湖貴地方悉平時嚴嵩怙權納賄以岳獨當一面不通問遺深憾之人多危岳岳慨然曰吾自分已定稜稜寒骨死時只少馬革一張耳及苗平後廷議設總督撫鎮其地仍

命岳爲之乃落銜爲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任事不復其原官云三十二年正月卒於官居久之乃追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楚粵間多廟祀之

徐階曰公始以文章氣節及交南用兵更推有將帥之畧雖蠻夷亦聞其威莫福海將入款謂其人曰向廉州太守安在也嗚呼公可爲一代之名臣矣

童時明曰史稱張公篤志力學以居敬窮理爲宗屢扼於權相屹然不動經理交苗勞績尤著夫苗之平也不以潦草塞責而必盡殲賊首其視萬鏹之處許保彭澤之處哈密竟何如哉此其所以爲篤志窮理也

劉尚書傳

兵部尚書劉天和麻城人弱冠舉於鄉成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改御史按陝西鎮陝太監廖堂貪横甚而其弟鵬爲錦衣相表裏天和按陝命下鵬候邸中爲堂請歡天和正色不之顧至陝首榜堂不法事於衢餙諸司毋曲狥而又縛其瓜翼數人於獄堂陽爲惴惴陰上謗書鵬賂倖臣錢寧詔逮郎訊校卒至陝吏民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壯者持挺求

堂欲捶殺之堂杜門引避使所親信恫喝校卒且啗之利以求其心天和陝豪張傑王倫護送至京獲免錢寧受鵬嗾多方考摭無狀遂長繫給事御史俱有言內閣楊一清言之寧得出爲金壇縣丞亡何遷爲令擢同知蘓州府事會湖州湯毛九亂臺臣用天和謀平之遂陞天和知湖州府在湖五年考績第一晉山西督學副使明年改督陝學又明年遷南太僕少卿改太常尋陞都察院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條奏當革者五事曰掊尅曰占役曰湖塲曰派撥曰侵漁當[illegible]者五事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

疏上報可亡何改撫陝西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裁損守令不經於費者三十餘事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平胡店大盜賜白金文綺進階右副都御史嘉靖十年督理河工十五年運河工成陞工部侍郎總制陝西疏陳戰守禦虜寔效言中國長技輕車疆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墻據水頭是已蓋古兵家流率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紘改造雙輪小車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八輛畧備規制宜倣製造可擺列邊墻以遏虜入據扼險要以

邀虜歸諸邊備郎機沉星砲壹窩蜂砲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城樓貯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墻挑挖壕塹以制虜入興武營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臨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部覆請如所奏　上從之已而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天和督副總兵王輔率衆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丹與虜戰斬獲甚衆虜復入莊浪境天和督總兵張奠以涼州兵與虜搏戰虜騎大集奠伏兵佯北走以誘之虜脂伏中遂大捷天和以狀聞詔加天和左都御史以璽書褒諭仍賜銀幣十六年虜酋吉囊聲勢異常天和奏討佛郎機銃并召募新軍盔甲器械軍威大震已虜果犯河西天和率所部將卒禦之斬首八十五級　上嘉天和功進兵部尚書仍兼憲職總督十八年條列防邊事宜一謂總督之設原爲居中調度各鎮兵馬是爲駐劄固原不宜偏守非地況河凍之後虜隨處可入不止花

馬池一帶營守有如虜見重兵在此腹裏空虛大衆牽制在邊潛以精騎數萬直擣平固臨鞏捻兵還救不及其若之何宜于大虜駐套時列總督於五六月親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鎮守陝西都督則出駐酌中近地以通防各路候應調撫巡撫亦照舊規前赴固原調度兵食若套無大虜則仍居中調度爲便

一謂延寧二鎮延袤廣濶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以漸修築墩堡使聲勢聯絡足堪保障一謂寧夏新築鐵柱泉堡殊爲孤懸操守官軍又無足數宜設守備以轄之及靈州寨將移住清水營固原守備移住平虜所庶防禦之嚴而地方可保一謂鐵柱泉堡宜撥舊軍五百仍以他召軍五百附新設守備統領一謂套虜每從延寧深入二鎮之將竟莫能禦者以失守之咎獨歸內地將而彼無預故也嗣後有失事者罪與內地將領同有保障之功者即覈寔陞賞亦不必盡拘斬獲得旨行之十九年六月虜入定邊寨初諜報虜將入寇天和集諸將誓之矢劒曰不用命者以狗既而守陴者酒酒不戒虜登陴入天和聞變率精兵九千夜馳八十里駐花馬池虜已深入大掠固原諸處撫

按羽書沓至天和乃召醉帥至詰得其狀立斬之三
軍服栗時大將周尚文已奉旨革任特檄召之激以
忠義尚文感奮遂率衆躡虜并分檄延綏寧夏固靖
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膠解馬蹩躠淖濘中不
能去死者相屬各鎮兵悉至天和密令延綏兵擣其
左寧夏兵擣其右固靖兵衝其鋒天和自以大兵尾
其後強弩火礮四合奮擊虜遂大敗走逐北數十百
里斬首五百吉囊子號小十王者被殺諸酋大哭遁
去天和乃以捷聞　上行告廟飲至禮下勑書褒美
天和即軍中策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正千戶二

大帥藏金幣爲壽力御之且報書以戒饒人遺之
磁器惟其精曰安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遂
碎之以明非已好也方舉進士劉瑾正用事以宗
人刺投公不報啖之美官亦不荅其入而督營也
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公曰與若主胡戚
也誤矣亟返之嗚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
公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桂蕚故將周尚文皆自
其微時世以比楊文襄
童時明曰史稱劉司馬之在陝也造輕車強弩甚
稱利器乃其先經理河道手製乘沙量水諸器諸

人多遵用之夫今之仕宦以官爲傳舍者多矣而公獨以身任其事倘所稱視國如家者非耶是可以爲居官者法

鄭尚書傳

刑部尚書鄭曉字窒甫浙江海塩人嘉靖壬午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嘗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赦之曉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內艱服除補武選張

文忠時秉政欲改曉翰林又欲改科道皆不應尋丁外艱去戊戌許文簡爲太宰調曉考功踰年乃起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考功郎中巡按御史有所糾劾不當曉勘得其實反謫御史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曉更黜其所厚若干人癸卯嚴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曉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而世蕃遂遷尚寶少卿曉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又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

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出撫鳳陽值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曉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于通泰襲之于如皐擊之于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余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于京師無後期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瓌然若不勝衣而至鎮乃獨以武功顯於是人益知賢者之不可測也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　世宗以曉知兵留爲右都御史出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于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猶兼掌兵部事是時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而南總督有覬覦補本兵者其黨欲爲之地相與言楊公宜爲社稷計留鎮北門議者惑之曉疏以爲楊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其戰守之事咸飭不獨宣大一方恃以無恐計安社稷宜無良於是　世宗從之在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舊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皆與分宜議不合譖言日騰內批着曉閒住曉居家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猶審於辭受嘗言士

必有伊尹一介不取予之節然後可窮可達可常可變故歷官垂四十年家僅有田數百畝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及易簀顧其子曰南北無警否中國司馬起居安否無一語及家事公爲學主于用世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刺剛而不激高而不亢所著吾學編七十八卷古言二卷今言四卷奏議文集各十卷禹貢圖說史論各二卷策學六卷內閣徐公以爲文中子陸寘公之流馬周諸人不道也分宜得罪去始　詔復戢隆慶初賜祭葬贈太子少保

謚端簡

童時明曰鄭端簡以儒生策戎政勛著國家比沮抑權相謫制御史等事侃侃不少避其浩然天地者耶聞其父訓導公蒙養時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以誡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不以毀譽利害貳心蓋家教所漸濡者然也

曾侍郎傳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曾銑江都人進士嘉靖十四年以監察御史巡按遼東會廣寧鎮卒于蠻兒等鼓衆倡亂刼囚抗命督撫不能

制銑劾奏諸軍及總鎮官因請親詣廣寧訪捕朝議壯之銑乃密刺首惡名潛授方畧各屬僚刻期擒捕於是蠻兒等同日被獲銑因具奏遼東之事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既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大同之變處陝西之變者啟之李瑾之變處程文錦之變者啟之盖小醜習於耳目自謂凌辱命臣賊殺主帥不過如此我軍何忌焉宜悉從重究毋事姑息且曰威行于恩外威振而恩益深仁盡于義中義明而仁益篤　上嘉之曰銑設策弭盜忠藎可嘉待缺擢用詔悉如銑議事平陞大理寺丞仍賜銀幣亡何轉都御史巡撫山東城臨清改撫山西二十五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進兵部侍郎套虜三萬人入保安塞大掠延安府至於三原涇陽掠殺人畜銑奏聞自劾請治罪　上謂今年失事頗輕不必查覈銑素負經濟有才畧以虜患在河套乃上疏請復言河套古朔方地漢武帝命衛青逐虜因河為塞唐張仁愿復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即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地後三城內徙套為虜穴守禦煩勞三河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臣嘗較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分而守則虜勝

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就羸瘠春深陰雨彼勢益弱我乃淬礪戈矛備具火器往乘其敝時則我勝今不乘其敝而用吾利是以鮮功請以練兵八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於春夏之交水陸並進直搗巢穴歲歲迭擾虜勢必折而遠遁我乃并河爲塞修築邊垣分置衛所修復屯政轉輸可省形勢益壯中興大烈其在斯乎因條爲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紀綱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疏入 上曰逐虜復套厥猷甚壯更與邊臣籌議以聞銑得旨遂奮力以復套爲已任前疏下兵部未覆銑乃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墻因復上言河套可復謂邊墻不過數十年計而復套則萬年久遠之計併下兵部議尚書陳經言套難復縱能復亦難守 上曰虜據河套久爲內患深軫朕憂前者邊臣未有以復套逐虜爲言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內日久未題迄無灼見何也還令銑同各邊鎮巡協心畫謀務求長策嗣上方畧明年春中銑督兵出塞掩擊虜未得利夏五月復出塞襲擊虜覺整衆拒戰銑蒐選銳卒督之出擊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

脫及斃於矢石者甚衆獲牛馬駝橐九百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虜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以捷聞因列上諸臣功罪　上曰套虜連年深入如蹈虛地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寔爲有功可嘉詔增俸一級賜白金四十兩紵幣三襲銑由是復套之志益堅甘肅總兵仇鸞不聽調遣銑奏劾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功故臣檄莊浪魯經兵三千暫駐蘭州遣中之地以爲應援乃鸞疏摭本鎮兵馬寡少故違節制請乞責成　上以鸞阻撓軍機奪俸銑乃會同巡撫謝蘭楊守謙王邦瑞及總兵官叅酌復套方畧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墻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機宜轉運粮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時度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戢守息訛言寬文法處孳畜又上營鎮八啚曰立營總啚及遇虜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啚　上覽嘉之下兵部議尚書王以旂　會廷臣集議言曾銑前後章疏俱可施行　上曰虜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懷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既可

底行即抒忠協謀以啚廓清仇鸞既爲銑論知不可
掩罪益狂悖無忌憚銑復發其十罪　上大怒命收
繫鸞素有寵於上以銑言獲罪由是首相夏言謂
帝意任銑已堅套決可復從中力主其議會次相嚴
嵩子世蕃玩法苞苴言欲上聞嵩挈蕃叩榻跪請乃
已言素以氣凌人信之不疑而嵩陰恨切骨錦衣陸
炳先嘗爲言所持嘱之炳嵩深相結以啚言偶值西
安府有山崩之異疏陳缺失嵩欲因銑以傾言奏謂
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測言從中主之表裏雷同致
誤國是　上心動命廷臣集議尚書聞淵費寀阿嵩

意謂言輕信曾銑之謬擬旨必行任意狥情罪不容
逭言遂落職而銑又列復套事宜十餘條以上嵩以
銑有好大喜功之心爲窮兵黷武之舉復套事宜俱
宜停止宜別爲防禦計　上信之詔逮銑詣京即訊
嵩以不殺銑則言罪不重恐其復用會虜入河套邊
將奏言虜勢甚大不可不嚴加防禦嵩擬旨謂虜謀
深入此曾銑擅釁開邊所致部院參勘以聞仇鸞見
銑獲罪乃上疏自訟因訐銑謀國不忠馭軍無法往
年虜寇延慶殺人盈野銑隱匿不以實聞收諸將金
錢萬計遣子曾淳賫付蘇綱關通貴近圖免於罪故

皇上有今年失事頗輕不必查覈之旨銑明知誘殺撲殺國有大禁乃於丁未二月擅將所部士馬出定邊塞襲擊虜幄希望功賞而分部失律全軍復沒隱匿不以上聞又尅取軍糧數萬自知罪重乃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忠甚大臣久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遽復且軍機重務邊釁大患豈可阿意曲從銑謂不去臣鸞終爲掣肘故銑復遣淳行五千金陷臣令全陝之人爲科徵料集所苦嗸嗸欲竄臣恐意外之變不在河套而在邊塞之內也時皆謂是疏嵩所授草蘇綱夏言妻父意亦重在言耳疏入嵩票旨內降逮繫曾淳蘇綱竟釋鸞罪不問科臣齊譽等言銑當服上刑以爲邊臣永戒而錦衣衛輒上獄情論銑交結夏言行數萬金介蘇綱致之妄議復套及失律冒功俱如仇鸞所奏　上命法司按律法司以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池者　上曰銑情罪異常乃云無正律可遂置不問耶於是部臣及錦衣陸炳以嵩指會論銑隱匿邊情行萬金賄通夏言當交結近侍官員誣同奏啟者律論斬妻孥流放編管三千里報可乃殺銑蘇綱戍嶺南銑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冤之銑之

死以交結律則言不免矣言歸至冊陽逮繫上疏極陳爲嵩所搆陷不聽會法司會訊刑部尚書喻茂堅奏言有議貴議能之條乞自上裁　上以茂堅瀆擾詰責之於是竟坐言當曾銑所犯交通論斬妻子流放言妻蘇氏請代夫死詔編管於遠州　上猶無意殺言會虜入寇宣府嵩言於上曰虜以言銑收復河套故報復至此　上意猶未決嵩乃陰搆怨望謗訕語流入禁中及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以激上心遂殺言時嘉靖二十七年冬十月也嚴嵩殺總督大臣有功無罪者三王忬另有傳又浙江撫臣張經人皆寃之曾銑爲國任事有可録之功無可殺之罪嵩特以陷夏言故而仇鸞陸炳因得快其私故附終夏言於此蓋古今異寃云隆慶初給事中王治言曾銑所論復套事未爲失策與夏言均屬無辜宜與雪宥而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傅潮鍛鍊言銑之獄宜追奪其官於是追復原官銑謚襄愍言謚文愍傅潮朱廷立俱追奪本職

支大綸曰石塘慷慨任事不避艱險而桂洲豪邁辨博果於有爲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獨不念權

奸內固鷹犬外列側目伸喙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而乃坦懷張膽自以無前謂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柰屬垣之語何嗚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轂之權英雄無借筯之籌久矣奚惑於二公之不終也悲夫

童時明曰奪之爲中國患久矣曾中丞有概於裏剏建石畫何異後將軍之策先零也者而夏公力主固亦魏相之所已行柰何其不稱上意哉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甚矣夫小人之可畏也

聞尚書傳

吏部尚書聞淵字靜中蘄縣人進士授禮部主事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刑部會失囚淵與同舍郎當坐同舍郎蒲伏謁瑾淵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免究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睚眦廷中詞不服淵操筆具獄數之曰賊瑾僞造符璽私蓄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瑾遂伏辜尋改吏部考功員外進郎中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脅從貪吏張某孫某賂寧求倖太宰陸完計未決私以語淵淵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　上不從守

官可也乃竟議斥詔從中留之淵益以直亮聞轉文選爲尚書具疏救謫戍諸諍臣明年進南京通政轉應天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受民詞檄下府幕淵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府幕安得爲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詔則可悉罷之大禮議起詔召張璁桂萼入京張桂詣應天請舟淵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以舟行恣優游耶張桂意怏怏尋改順天尹轉太常卿上修省五事亡何轉南兵部侍郎復上修省五事尋改刑部侍郎屬張桂推舉既入朝張桂且有德色相約退朝飯淵家逮張桂至卒未嘗治具張桂目眎而去淵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刑部尚書濱行張相孚敬囑曰僕往在南京題詩郎舍中頑爲我勒石樹部後堂淵不荅其後僚屬遞至皆爲張致丁寧淵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公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應九廟災淵自陳不識張擬旨致仕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老非疾奈何輙令致仕溫旨慰留之尋改南吏部召爲刑部尚書刑曹鮮事諸郎率優游相高淵以簿授司門記曹郎入舍先後由是皆折節勤事庭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皆以弑逆抵罪悉決於淵時有孝童崔鑑

事崔鑑者燕人年十三父佑私魏娼納爲姬與其母王相搆佑輒左王娼益肆一日佑出娼語侵王擊敗面王含忿入室欲自盡鑑適自學舍歸王抱之泣曰吾不能忍娼辱汝宜善自愛鑑跪泣曰母苟安志無它也語畢即入學舍挾刀自隨躡娼所在娼方箕踞口且詈王鑑從旁援刀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刀匿牖下亾奔數里忽自念曰吾殺娼吾母必受罪奈何殺人而累吾母因復歸佑果疑王所殺縶王就繫鑑至請於父解母縛曰殺人者我也佑不信鑑曰若不信吾殺人之刀尚在牖下視之果然遂釋王而以鑑馳報淵議曰母子之情根於天性縱冒重罪志在全母情有可原宜減死故事減死者發伍淵議上詔併釋之時以淵能矜疑得大體淵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次相嚴嵩尋復削之廷推拜吏部尚書上便宜七事務正已以表庶官司屬有受私謁者跪之堂下讓罷之諸郎惴惴仕路肅清御史艾朴論選君張舜臣淵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顧自免以謝御史 上以淵辭直格不行夏相釋憾於鄉人連坐考功郎雷禮詔已下淵不能持喟然嘆曰世顧求多於善人吾未知所稅駕矣遂有歸

志上疏畧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置長百官未能秋毫報塞狗馬心終不能忘明年當察計吏諸年老者吏部悉以致仕請臣幸得受杖國中固引年之期也臣復彊顏在事其何辭於庶官願乞骸骨歸里得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卒贈少保謚莊簡

童時明曰汪伯玉有言莊簡公閎廓淵沉若涉北海不可爲量諸公卿豈不多贊要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公一人耳此定評也亡論其他仕宦四十餘年始終阨於相君其不設宴不立石二事寧非鐵中之錚錚者耶

李尚書傳

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甫登第從兄儀部郎謂曰廖太宰素善我試從我一見吉士選可得也遂遜謝曰榮進有數某何敢擇官竟不往除授行人奉命册封吉府所至以訪問風俗人才爲務及還太宰桂蕚問觀風何所得遂歷舉所見以對蕚嘆曰志士當如此矣尋進司副轉刑部郎調禮部祠祭司每議禮所宜因革援古証今尚書夏言數爲所屈叢忌積怒乘遂郊餞友人劾爲朋黨詔逮廷鞫遂抗言曰朋黨起漢宋末季非盛世所宜有

若以遂抗拙不能媚堂官則信有責矣竟坐貶湖州府同知嚴嵩素不能於言謬爲好語遺書遂嘆曰身外虛榮信趙孟所能貴賤而隱中禍福固非人所能億度即日出都門去未嘗與嵩通一字踰年遷南刑部員外歷郎中陞知衢州府蘓松兵備閩粵布政所至多有惠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二十九年以虜警召赴闕嚴嵩用事嗛遂不附已誣遂至後期罷爲民後又七年以倭患起爲僉都御史撫淮揚請留入衛班軍抵護陵寢既而寇掠淮安遂督軍擊逐一戰于丁渥再戰于如阜東三戰于海安皆捷斬首百餘級賊進掠通州謀犯揚州復擊敗之溺死甚衆遂以禦倭功次上聞前後斬獲真從倭首八百八十八級生擒一十六人　上嘉遂督兵臨敵有功降勑獎諭尋陞南京兵部侍郎會振武營兵亂殺總督黃懋官復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遂乃揚言曰黃總督之變遂親見其自踰墻跌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即據此奏聞不得稱叛因麾退軍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不可得朝廷在內爾輩欲何爲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懋官折減糧餉而顧密諭都督捕亂首二

十人送刑部鞫訊事聞詔李遂撫輯軍民凡事便宜處治亂得定亡何召遂入爲工部諸叛卒益驚悍無狀南臺諫相謂曰事亟矣疏請擇有威望者任本兵以弭變詔屬遂兵科疏宜特重事权兵部覆請報允矣嚴嵩故削去遂捧讀愕然念已無可柰何則録部疏移文南京及江南北諸司囊敕而秘之諸兵莫能測各懷二三亦或追咎首事者之誤已遂廉得其情集官兵諭之曰若等恣行不法　上寬仁不即加誅而不自感悔乃更稔其惡以速必死吾茲奉勅回若等生死之機也今與若等約究往罪則吾不忍然亦不能爲姑息若等能從宜洗心以聽毋懷兩端不能亦惟所欲爲吾嘗談咲殄倭賊千萬餘人不患無以相待也諸兵相顧歛容奪氣不敢出一聲亡何營兵王漢馬元等因妖僧繡頭復倡訛言相誘脅遂捕繡頭置諸法而令伍人爲伍伍有伍長五伍爲甲甲有甲長五甲爲隊隊有長副削木爲腰牌書其名籍歲年像貌使各懸之而遞相要束有事於官毋越伍有爲訛言呼嘆者得覺舉免罪又奏復護陵軍士凡營之兵有缺勿復補冀以漸消去之卒賴其力以罷振武嘉靖四十四年以疾乞休允致仕明年卒於家贈

太子少保

徐階曰予當上下古今觀所稱名臣類多局於一長又或蹈故常僅僅坐守然猶足以望一時而傳後世乃公所藏蓄如深山巨川不可測識其變化如蛟龍不可指擬舉而措諸用如和風甘雨疾雷迅電交發互至使人畏懷感悚不能已於其心可謂才之全者矣

童時明曰史稱李司馬丰姿魁偉博學有才諝猶長于用兵沉幾秘結往往出人意表隨事輒效無論其它即振武營之亂幾至決裂而司馬指麾酬定之其才畧槩可見矣

戴都御史傳

巡撫四川副都戴鱀字時重鄞縣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每督獄見繫囚滯穢率多瘐死必令擲沐以蘇癘有方士能言陰事多驗卿相以下爭先迎致鱀獨心知其姦檄召訊之果挾採生術遂置之法由是聲譽赫然進員外郎陞四川按察僉事整飭兵備至則繕樓櫓遠斥堠選將練兵諭羌戎以威信不敢犯境民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多以賄結兵備恣肆干紀至與同飧燕鱀以法束之不少貸假至縮縮

不敢吐氣涪江當松維襄漢孔道渡者多溺鱀目覩舟覆屍浮水面惻然嘆曰此有司過也即市材造舟爲梁橫亘如坦途又立法守之其爲民興利多此類當是時議禮諸臣驟貴鱀觸時忌奪職久之起河南僉事轉江西叅議提督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鈎稽輒緣吏胥爲奸鱀立格儆前史年表例逐歲而稽姦不得行乾沒者悉償其逋無復負者陞副使饒州兼督造尚方磁器先是窒戶爭利持矛相殺鱀爲條畫禁治爭鬬遂息改雲南艱歸起廣西府江備兵徭獞嘯聚稱亂幕府謀大舉兵征勦鱀曰此不足煩大兵也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瑞等分爲犄角授以方畧深入山莽繞出賊腹斬首百餘級俘其酋豪殄於市餘黨悉鳥散江道肅清陞江西叅政轉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憚有奄豎殺人匿宗室中吏不敢問鱀收捕付獄聞者悚息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焚書杖遣之曰朝廷監司寧爲賈豎掌錢債耶有一縣令受賄殺人巡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釋之且言進士可惜鱀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恤耶必正去乃已尋陞廣西右布政改四川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孜孜以

保釐爲治所隷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問民所疾苦爲之興罷民父老相傳以爲撫臣旌節二百年來僅一覩見也西土將士躍然歸心焉亡何以詿誤落職家居三年卒

童時明曰戴中丞自刑曹以至總憲諸犯法者不少假借得毋効酷吏之所爲乎嗚呼狼莠不除嘉禾之害也其所酷者去民害耳語有之去其害吾民者而民自安茲所以爲循良也

昭代明良録卷之十三